





國立浙江大學
圖書館藏

845.4
423.51

登記號 115545



竹齋

萬世

論

論

論

論

論

出

今

子

子

子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

卷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

奏議諫院進十九首

奏議諫院進十九首

奏議諫院進十九首

論京西賊事劄子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論盜賊事宜劄子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論呂夷簡劄子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薦姚光弼狀

論李淑姦邪劄子

再論李淑劄子

論慎出詔令劄子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論禦賊四事劄子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再論陳洎等劄子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
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

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

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
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
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
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
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
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廢
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
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馬乘騎
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
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

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
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
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
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會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
州郡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
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
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
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

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
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
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
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
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
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所以
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
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
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
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

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
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
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
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
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
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
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
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
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
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

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
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
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
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
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
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
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
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
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
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特出睿斷如必行

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為搔擾反
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况國家自來每有災
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
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
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
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
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
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

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歎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

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
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
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
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
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
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
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
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
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
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

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間暇從容
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少想其爲
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
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
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
漸爲備禦及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
來群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
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
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獻忠言之
多不厭盜賊之多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

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
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
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
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
從之臣內有姦愴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
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旣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
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
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

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漸踈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克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
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紀
綱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
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
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
權憎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
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
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識
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

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便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弇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家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

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
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
旨與官在降勅前柰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
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
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
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
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
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
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喧入文字劄子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
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
臣謂夷簡身爲大臣又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
四夷內安百姓致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
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
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居
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
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
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否
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

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詐
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
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
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
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
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
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右臣等伏覩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
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等訪子係錄用風聞史院

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
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
下則不可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
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
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
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
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
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
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
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

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
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
行其餘將家亦乞通行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
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
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
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
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况
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
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
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踈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

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弃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弃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
內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

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未

必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
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
既自遜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
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
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
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
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
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
欲望更不須誤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
處分直除不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

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存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下成風聞咸在陝西爲冒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爲西人患逃移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

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
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獎諭蓋
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
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
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旣不可追臣
又恐朝廷因此遂待下咸爲材吏別有任用却致敗
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日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
都部署竊以北戎險峻

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

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康德輿為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

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
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旣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
何復可得臣累會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
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
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
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
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
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入中庶乎易得昨北使
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
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
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
漸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
一人前後獻言者甚眾皆為大臣忽弃都不施行而
為大臣者又無孽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
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
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
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

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
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榷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
之與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
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饑蝗陝西災旱道路
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
滅續來者愈多而乾象變差謹告不一於古占法多
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
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
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
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

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
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
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
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
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
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
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
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
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
四事別有何術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

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
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
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條奏取
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
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
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
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

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况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宗
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
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
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
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
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事不矣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
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
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
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
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
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
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
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湏令舉人近聞梁適
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
醜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
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
官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
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為
之况臺中自有稟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

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
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士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臣近曾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
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
前只用資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事無大
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况臺官舉人湏得三丞已上
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
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
爲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

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况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

所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
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
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
得知並當勘罪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
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爲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
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已
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恣其劫掠其
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
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

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蔽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
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
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
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
令弃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
蔽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
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
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臣近會上言爲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

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
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
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
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
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
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
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
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湏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
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

更無稟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
事之初尚或借入行法况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
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
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
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
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
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
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部內官吏
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
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

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
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
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
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
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
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
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
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

授之不擇人材不出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
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
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
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
以爲耻者假之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
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
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
拜美官優其秩祿况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
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爲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

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
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
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
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
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
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
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
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
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

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廕子弟入館閣
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
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
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
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
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
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
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七

奏議諫院進二十首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論江淮官吏劄子
論捕賊賞罰劄子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論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劄子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論方田均稅劄子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况等歸闕昨來
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
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
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况各有奏狀言邊防
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
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
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
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

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况事無急切何必
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
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同前

已下
一作以
臣下
有受
明字

國下
一有
誤字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
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
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
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計者昧於遠見落
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
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

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
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
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
數不過十萬今子夔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
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
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
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
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
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獸引之轉衆

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
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湏
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况鹽者
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
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
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前苟安之計則何必
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湏
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
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川計困之使就和平

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
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
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
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
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
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
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
議旣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
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

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
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
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
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
汚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
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

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
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省要供軍費凡爲邊
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
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
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
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
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
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
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
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

臣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
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
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違法
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
假之患而此三人不法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
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
常法者若用之陰養壯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
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
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
若宗古等故意偷謾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

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此
法若此三人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可以
常為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
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
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
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
枷扭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
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

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
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
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
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
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
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况在慶州日見滕宗諒
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臯具奏狀並不蒙
朝廷報答况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
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慮陛下但
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

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
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
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
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
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
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
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
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
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
廢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奏狀并與大

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况是陛下侍從之臣
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此邊上事皆目見必不
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
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
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
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大臣
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
輕慢朝廷舞文弄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為此

能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爲竒貨務爲深刻之事以
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
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
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止違推勘
勅條况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
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
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
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
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湏行遣
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

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情事此獄必無平允莫
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乞別選善官取勘結絕其燕麥
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聖
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
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
所得邊將惟狄青種世衛之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
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
律縱有使過公用錢亦不致有宗諒故意偷羨不過

人下
一
人
三
已

誅
下
作
行

失於黠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
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
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
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
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
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
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
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
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持賜寬
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人以能贖過

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害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
縣官吏酷害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
害近致光化兵士亂作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
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
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
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
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
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群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

一作下
作亂

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
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
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支吾然獨幸賊猖狂未有謀
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
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爲黨與
况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
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
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爲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

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
論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
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
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與酬
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爲謀主當時議
者頗以爲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
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
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直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京西未有得力官

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捉殺後來已別選杜
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
甚多分爲頭項不少部分進退須要統一指蹤號令
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
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左
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鬪敵及殺獲次第竊
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
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
獲之數困獸猶鬪不可不虞寇死命窮恐未易敵合
早除剪仍須督責况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

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亦安置
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使兵士喧譟幾至生
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
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專一早能了當
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
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
或歛物獻送或挈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謹
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

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
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
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弃城而走望賊
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怨
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
西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
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
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
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
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

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
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
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
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掠奪生人男女金帛
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
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
州傳承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
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
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
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

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
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息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
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
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論捕賊賞罰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
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
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
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人則必
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

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
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
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群賊亦不爲
少據欲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
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
績臣料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
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
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
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
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

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
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中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
是方今急患縣尉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
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
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非得職官伏乞追取本
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
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群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
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

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
如捕盜去惡但惡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
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鬪
敵若於兩日內提盡已不理為勞績其守文之
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
策皆欲使民結為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
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
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
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

又民間以爲便利即乞湏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
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
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
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
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旣敗之後不誅家族况小人作
事亦湏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
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

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丘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

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
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
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
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
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方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臣近為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
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乞却令依舊
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
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

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
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
有惠政當此軍城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
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
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
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
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
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

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
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
朝廷慎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
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
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
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
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
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
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
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

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
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
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
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
不疑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
姑息漸有息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
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各若曲法不行即不知
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
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慶曆三年

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即日陝然西
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
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
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
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
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
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
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卹
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
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

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
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
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
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
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煩至乏絕今大雪已及十
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况小
民哉雪爲農民雖爲和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
民所苦急在日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

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
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
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
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
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
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
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
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
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端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
前世號稱太平者湏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
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
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
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文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
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
剪滅只是僅能遺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
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
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

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
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
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
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
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爲
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
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
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

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
則三三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
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
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
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未耳臣見今年
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
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
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
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
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頗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休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

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為張氏大比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

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
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
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
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
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
剥疲民為國歛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
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
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
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劾
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

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
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
國所湏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湏優養河
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
支吾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
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
定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
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

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徃洛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剗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取進止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八

奏議諫院進十一首

論張子奭恩賞太頗劄子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論葬荆王劄子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論臣寮不和劄子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

詳定貢舉條狀

論張子奭恩賞太類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三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

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
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
京官合作知縣而作僉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
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
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
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
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
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
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葉維翰爲晉相
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

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按權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今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

不思取淮止

請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瘠死鷄犬不存之處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

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歛率錢貨而轉運使
等多方刻剥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
盜內應省司之重歛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
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
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
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賜惠
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
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
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
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

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
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
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
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
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
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
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
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
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
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
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
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
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
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
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
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蠹
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此不知所
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

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

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
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肯
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
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
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
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
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
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
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
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

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
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
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
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
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
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
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
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
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
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

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
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賊論仍
乞選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
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
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賊論
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苦塊中便答書題
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
粗知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

流聞傳說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
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
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廕子
弟須是習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爲臣下立
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
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
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
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
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貴
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

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
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
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
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
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
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
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
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

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

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
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
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恐
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
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
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嚼斯囉摩旃瞎旃之類
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
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嚼斯囉等皆受朝廷
官爵父子爲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
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

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
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支吾臣前後
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
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
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
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
久則弊常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
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

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徃徃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旣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徃徃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

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亦不改選

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

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

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當額不過選五百

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

中每一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

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

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

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

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

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數雖能成文而

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

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

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

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

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

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

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

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

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
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
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
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
令試策
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
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
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
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今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
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
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
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
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
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紛之議至
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
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洗浮沫

臣等伏願陛下
聖鑒

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

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恠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龜替却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齷齪廉謹

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
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
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
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尚
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撥入然臣竊思方
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
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作轉運
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
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未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
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

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 慶曆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待講魯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閑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

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
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
盡人之材者也其州郡封彌騰錄進士諸科帖經之
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皆申之以
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材不遺苟可施行
望賜裁擇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八



國朝名畫卷八

三



115545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